

# 小而活潑

## 伊利諾州芝加哥立陶宛扶輪社 (韋斯特蒙特 Westmont)



芝加哥立陶宛（韋斯特蒙特 Westmont）扶輪社員 Vytenis Kirvelaitis（左起）、Audeja Sruoga、Saulius Janusonis Beckler、Silvija Basijokaite 和 Linas Kliarskis 在伊利諾州萊蒙特 Lemont 的立陶宛世界中心。

幾年後，默菲爾德找到了在收養他的國家擴大人際網絡，同時與他的祖國立陶宛保持聯繫的方法——加入芝加哥立陶宛扶輪社（韋斯特蒙特 Westmont）。「我珍惜這個扶輪社，」他說。

這個擁有 26 名社員的扶輪社於 2008 年獲得授證，是波羅的海沿岸這個小國以外唯一一個立陶宛語的扶輪社。索流斯·雅努索尼斯-貝克勒 Saulius Janusonis Beckler 於 2004 年從帕內夫日鎮抵達芝加哥後創辦了這個扶輪社，他以前在帕內夫茲鎮 Panev žys 當過扶輪社員。他懷念扶輪的社會和社區服務，於是為立陶宛裔美國人成立了一個扶輪社。「我希望將更多立陶宛人帶入扶輪，」他說。「這個扶輪社是我們既維護自己的身分，又成為社會有價值成員的一種方式。」

該社經常接待來訪的立陶宛政要和名人。

它的例會在週四晚上，通常在芝加哥西郊高檔的帕克斯美式餐廳舉行。任何來訪的

2007 年東尼·默菲爾德 Tony Merfeld 成為美國公民時，法官向他表示祝賀，並

說：「你現在是公民，但你不必忘記自己來自哪裡。」

這句話一直伴隨著他，

扶輪社員都會對部分例會內容覺得熟悉——社員們背誦四大考驗（立陶宛語），以及社長請各委員會主委報告最新訊息。但剩下的更像是一場活躍的頭腦激盪，因為社員們較喜歡一起來決定扶輪社的方向。社員利納斯·克利馬維丘斯 Linas Klimavicius 說：「有時候我們必須停下來提醒自己，我們成立委員會的原因何在。」有時候，社員們會為了尊重受邀的演說者或嘉賓而改用英語，但會議大部分時間都是用立陶宛語進行。在當週的議程事項完成後，剩下的聚會時間就是社交活動。

「我們的扶輪社很小，但很活躍，」七年前加入的國際貿易顧問克利馬維丘斯 Klimavicius 說。這些社員的積極進取精神幫他們在每年 9 月的高爾夫郊遊和晚餐中取得了一天內超過 10 萬美元的募款，為立陶宛的重症兒童籌集資金。

這一切都始於雅努索尼斯-貝克勒 Janusonis Beckler 鼓勵社員們參加高爾夫比賽，這種比賽對那些曾生活在蘇聯統治下的人來說是陌生的。

「當我來到這裡時，學打高爾夫是我的夢想，」他說。

「我是一名保險經紀人，其他公司的代表會邀請我去打高爾夫球。我們一成立扶輪社，我就說，『讓我們開始打高爾夫吧。我們將在立陶宛社群推廣高爾夫。然後我們可以舉辦高

爾夫郊遊，這是籌集資金的好方法。』我的扶輪社接受了這個想法。我們上了幾堂課，現在很多人都打起高爾夫球。有些人打得比我好！」

該社還與鄰近郊區的一個扶輪社合作，為當地的家庭暴力受害者庇護所募款。「我們的目標不僅僅是執行一些計畫來支援立陶宛；我們也想支援我們居住的社區，」社員西爾維亞·巴西約凱特 Silvija Basijokaite 說。

克利馬維丘斯將扶輪社籌款的成功歸因於願意「全力以赴」。但扶輪社員也享受到了地理位置的好處：芝加哥是立陶宛以外最集中的立陶宛人家園，所以當扶輪社舉辦活動時，它有一個大網絡可以運用。社員們還與立陶宛駐芝加哥領事館有聯繫，當立陶宛政要和名人訪問芝加哥時，社員們經常擔任東道主。這給該社帶來了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聯繫名單，其中包括歐洲籃球運動員里曼塔斯·考克斯 Rimantas Kaukas 和在國家曲棍球聯盟效力了 10 年的戴紐斯·朱布魯斯 Dainius Zubrus。

社員的年齡從 30 歲到 50 歲不等，男女社員人數幾乎相同。除三名社員外，其餘社員均在立陶宛出生——這三名社員是二戰後以難民身分抵達美國的移民的子女。

雅努索尼斯·貝克勒解釋說，立陶宛人分三波移民到

美國。第一波出現在 20 世紀初，當時人們來到這裡尋找工作 and 更好的生活。第二波主要是二戰後蘇聯吞併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這三個波羅的海國家時離開的難民。蘇維埃政權針對學者、藝術家、工程師和與政府有關的人，強加共產主義統治和文化；許多人被迫去西伯利亞送死。第三波出現於立陶宛於 1991 年重新獲得獨立之後。

對失去他們的語言和文化的恐懼塑造了立陶宛難民所生的一代美國人。新社員里瑪·齊拉提斯 Rima Ziuraitis 說：「我從小被教育要保護立陶宛文化，以防萬一立陶宛永遠無法獲得自由。」齊拉提斯今年 30 多歲，出生于美國。她藉由擔任美國立陶宛青年協會主席，繼承了這一傳統。在空閒時間，為了拍攝她正在製作的一部關於立陶宛歷史的教育電影，她採訪二戰難民。

儘管社員們為他們繼承立陶宛文化感到驕傲，但雅努索尼斯·貝克勒說，他認為該社是一個美國扶輪社。「這個扶輪社以文化、語言，和價值觀，把我們團結在一起」他說。它也與許多社員的生活平行：「我們現在和將來都會是立陶宛人，但我們在這裡生活的時間越長，我們就會成為美國人，也希望支持我們在這裡的社區。」

撰文：VANESSA LAVINSKAS